



理想藏书 最佳读本

超值白金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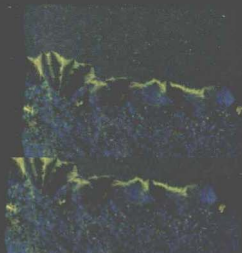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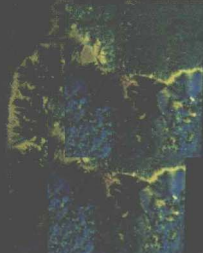
29.80

# 世界经典 推理小说 大全集

(英) 阿瑟·柯南道尔等 著 刘畅等 译



大师中的大师 经典中的经典





理想藏书 最佳读本

# 世界经典 推理小说

…… 大全集 ……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经典推理小说大全集 / (英) 阿瑟·柯南道尔 (Conan Doyle, A.) 等著; 刘畅等译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0.11

ISBN 978-7-5113-0887-0

I. ①世… II. ①阿…②刘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  
IV. ①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2385 号

## 世界经典推理小说大全集

---

作者: (英) 阿瑟·柯南道尔 (Conan Doyle, A.) 等

编 译: 刘 畅等

责任编辑: 文 贞

封面设计: 李艾红

文字编辑: 刘 琳 李 鹏

美术编辑: 滕 霞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020mm × 1200mm 1/10 印张: 58 字数: 910 千字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0887-0

定 价: 29.80 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58815874 传真: (010) 58815857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

从美国著名作家爱德华·爱伦·坡发表《莫格街凶杀案》至今，推理小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不同风格、不同样式的作品不断问世，有长篇巨制，也有短小精悍的万字佳作。可以说，爱伦·坡奠定了侦探推理小说的写作模式；柯南道尔完善了侦探推理小说，使其达到顶峰；而英国作家理查德·奥斯丁·弗里曼则以其坚定的科学探案精神，成为现代派推理小说的先驱；日本的推理小说，相对西方来说虽然它起步较晚，但写作技巧惊人，涌现出许多名震世界的大作家。所有这些长足的发展，都使推理小说从消遣、娱乐的普遍定义，转型为具有反映社会生活、反映时代特征功能的写作方式，是智慧的象征，时代愿望的体现，更是时代思想的表达。

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，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中最具优势。因其篇幅短小、结构精巧、节奏感强等特点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。而且这样的模式更适于解构解谜，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。阿瑟·柯南道尔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横沟正史、森村诚一等一批世界级的推理大师们，以其天才的情节构思、诡谲的氛围营造、缜密的逻辑推理，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，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，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。这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，不仅使推理小说步入了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，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们，而且还影响了许多有志于侦探事业的读者，给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和智慧上的启迪。

一个人在其一生中，阅读一些情节跌宕、引人入胜、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推理小说，不仅可以收获新鲜离奇、快意迭起的阅读感受，领略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，而其中的天才构思与推理的创意手法，更开启了一段颠覆性的思维开掘与探险历程，十分有利于磨练敏锐的洞察力，提高思考力和判断力，从而使读者受益一生。

然而人生匆匆，一个人要在短暂的一生中，穷经皓首式地遍阅推理大师们的所有作品，既不现实，也不经济。为了让广大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、有效地了解世界推理小说，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，编者精心编撰了这本《世界经典推理小说大全集》。书中精选世界当代著名的短篇推理小说55篇，从不同风格的作品中，读者可以一览世界短篇推理小说的全貌。这些作品分为“不可思议的密室犯罪”、“解破密码诡计，寻找真相”、“洞察幽微、智缉真凶”、“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”、“人性的盲点巧妙利用”五个部分。每一篇都演绎着跌宕起伏、引人入胜的故事：离奇事件的发展方向，将让你瞠目结舌；滴水不漏的精彩推理，将让你欲罢不能；精妙绝伦的结构布局，将让你叹为观止……在这些动人的故事里作家不仅把侦探描写得有血有肉、令人惊叹，其塑造的罪犯往往也



各具个性。他们对破案过程细节的描述与挖掘，无论于案件的本身，还是周边环境、事件氛围，都能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。书中呈现的精彩的故事、鲜明的人物形象、别具特色的叙述手法，无不展示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绚丽多彩的艺术魅力，将带给你独特而又充满快感的阅读感受。这些作品不仅提供了可资参考、学习、研究世界推理小说的范本，也将使你经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。

这是一部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、令人瞠目的诡计、超越常规的阴谋与谋杀、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为一体的精心雕琢的作品集。其中的险象环生、惊心动魄、谜团迭起，宏大的故事场面，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，令人在紧张的悬疑气氛中，随着情节变化起伏而荡气回肠。故事所呈现的步步凶险、步步陷阱、步步推论、步步为营，更会让你不知不觉沉迷其中，在纷乱的迷宫里探索智慧灵感的出路，体验真相水落石出的快感。尤其令人称绝的是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令人震撼和沸腾的魔力，甚至残忍的激情，将带给你以无限激荡与震撼。

当你翻开这本书，你将开始一段奇异的旅程，这里有迷雾重重的离奇事件，这里有天衣无缝的杀人阴谋，这里有无法规避的人性盲点，这里有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……你将和最著名的推理大师一起，面对一个个无法预知的世界，经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事件。

推理小说魅力无限，只要拿起来，就永远放不下。





## 不可思议的密室犯罪

斑点带子案 / 阿瑟·柯南道尔 .....	2
梦 /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.....	9
杜姆多夫事件 / 梅尔维尔·戴卫森·波斯特 .....	21
逃出十三号牢房 / 雅克·福翠尔 .....	28
密室里的行者 / 罗纳德·诺克斯 .....	44
来自另一个世界 / 克雷顿·劳森 .....	50
游轮上的谋杀案 / 爱德华·D.霍克 .....	65
怪异的密室杀人案 / 爱德华·D.霍克 .....	73
绝处逢生 / J. A. 康耐斯 .....	83
谋杀发生在早上 / 海伦·塔克 .....	90
紫色的线 / 约翰·罗德 .....	103
杀手俱乐部 / 尼古拉斯·布莱克 .....	108
打错的电话 / 折原一 .....	113

## 破解密码诡计，寻找真相

跳舞的人 / 阿瑟·柯南道尔 .....	126
美国首都凶杀案 / 帕特里夏·麦吉尔 .....	138
凶杀案！有没有？ / 费尔·戴维斯 .....	143
死前留谜 / 南茜·夏赫特尔 .....	151
外交部泄密案 / 布莱顿·奥斯汀 .....	159
神秘的五角银币 / 横沟正史 .....	169
红黄相间的画笔 / 陈舜臣 .....	177

## 洞察幽微，智缉真凶

疯狂的茶会 / 埃勒里·奎因 .....	188
阿里巴巴的洞穴 / 陶乐赛·赛耶斯 .....	199
紫苑奇案 / 赫尔伯特·富特纳 .....	211
事不过三 / 玛杰里·阿林厄姆 .....	219
都柏林神探 / 克拉克·霍华德 .....	224
隐私知道得过多的人 / 石泽英太郎 .....	237
爆炸 / 东野圭吾 .....	25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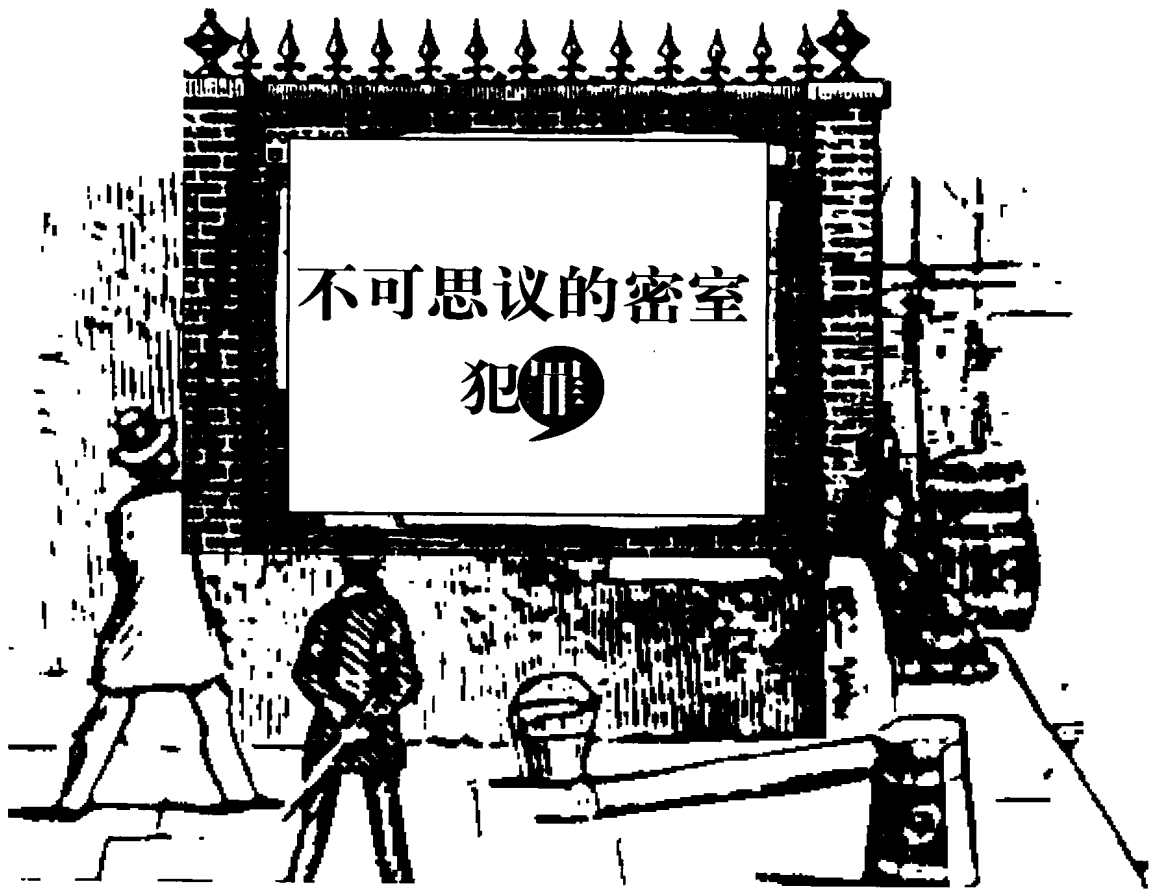
箱 子 / 日下金介 .....	270
发错的传真 / 大谷羊太郎 .....	283
杀死天使 / 威廉·班吉尔 .....	295
杀死的是谁? / 迈克尔·柯林斯 .....	315
在出神中死亡 / 克莱顿·麦修斯 .....	322

### 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

狗的启示 / G.K.切斯特顿 .....	330
开往明天的有轨电车 / 爱德华·豪奇 .....	341
愚人之毒 / 小酒井不木 .....	351
心理测验 / 江户川乱步 .....	358
大海的请帖 / 笹泽左保 .....	368
走投无路的医生 / 哈罗德·玛绪尔 .....	380
老案翻新 / 弗莱彻·芙洛拉 .....	389
杀死的是谁? / 迈克尔·柯林斯 .....	402
金衫女郎 / 约纳丹·克莱格 .....	409
古怪的脸 / 森村诚一 .....	422
死者的暗示 / 都筑道夫 .....	435

### 人性的盲点巧妙利用

身份案 / 阿瑟·柯南道尔 .....	446
五个钟表 / 鲇川哲也 .....	456
冒名顶替的代价 / 北川步实 .....	471
失踪者 / 爱德华·D.霍克 .....	483
摆渡人 / 保罗·毕晓普 .....	493
法勃与驯鹿凶手 / 戈登·科特勒 .....	501
奥吉厄斯牛圈 /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.....	507
斜 眼 / G.K.切斯特顿 .....	517
蜚人的马蜂 / 理查德·康奈尔 .....	523
找不到的坟墓 / 亚瑟·坡吉斯 .....	532
楼头人面 / 程小青 .....	536
亚森·罗宾越狱 / 莫里斯·勒布朗 .....	547
后 窗 / 威廉·艾里什 .....	559







# 斑点带子案

阿瑟·柯南道尔

—

一天早上，我一觉醒来，发现夏洛克·福尔摩斯衣冠齐整，站在我的床边。通常，他爱睡懒觉，而现在才七点一刻，我诧异之余朝他眨巴了几下眼睛。

“对不起，华生，这么早就把你叫醒了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但是，咱们的房东赫德森太太说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士，情绪相当激动，坚持非要见我不可。现在正在起居室里等候。如果年轻女士大清早就出来在伦敦东奔西颠的，把还在酣睡的人从床上吵醒，那必定是遇到极棘手的事了。这可能是一起有趣的案子，你愿意从一开始就参与吗？”

“亲爱的老兄，我说什么也不愿失掉这个机会。”我答道。我匆匆地穿上衣服，随同我的朋友来到起居室。一位女士端坐窗前，她身穿黑色衣服，蒙着厚厚的面纱。见我们进来，便站起身来。

“早上好，太太，”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，“我的名字是夏洛克·福尔摩斯。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副手华生大夫。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，就像在我面前一样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请在壁炉前坐坐——瞧你在发抖哩。”

“我不是因为冷才发抖，”那女士低声说道，不过还是坐到了离壁炉近些的地方，“我是因为担心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是出于恐惧。”

她说着，撩起了面纱。她脸色苍白、憔悴，露出惊惶不安的神色，目光酷似一头被追逐的动物。她看上去还年轻，但头发已花白。夏洛克·福尔摩斯迅速地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番，这一看心中全有了数了。

“你不必害怕，”他温和地说道，“有什么事我们很快就会处理好的。看得出来，你是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。”

“你认识我？”她吃惊地问。

“不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注意到你左手的手套里有一张回程车票的后半截。你一定很早就动身了，而且乘坐过小型马车在多条乡村道路上行驶了一些时候才到达车站。”

那位女士怀着惊奇的目光凝视着我的朋友。

“没什么奥妙可言，亲爱的小姐，”他笑了笑说，“你外套的左臂上，有七处以上溅上了泥土。这些泥迹都是新沾上的。只有小型马车才会溅起这样的泥土，并且只有你坐在车夫近旁才会溅到泥。”

“被你说对了！”她说，“我是早上六点钟前离家的，六点二十分到达莱瑟黑德站，坐上开往伦敦的第一班火车。我听一位朋友，法林托什太太说起过你，她对我说，在她急难的时候你向她伸出援助之手。你能不能帮帮我？目前我拿不出钱酬劳你对我的帮助，但在一个月之内，我就要结婚，那时就能支配我母亲在遗嘱中留给我的钱了。到时候我就能把钱付给你。”

“太太，我曾经为你的朋友尽过力，同样，我也乐于为你这个案子效劳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至于钱，有意思的案子本身就是酬劳。所需要的费用呢，你可以在合适的时候，随意支付就是了。那么，现在请告诉我们你有什么难处。”

## 二

“我的名字叫海伦·斯托纳。”来客说，“我和我的继父住在一起。英国最古老的家族，斯托克·莫兰的罗伊洛特家族中，在世的只有他一个人了。你也许听说过我继父的家族吧？”

福尔摩斯点点头：“这个名字我很熟悉。”

“这个家族一度是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，但是最近几代罗伊洛特家族中子嗣都生性懒惰，挥霍无度，酷爱赌博，大多数财产和土地都被他们输掉了。除了几亩土地和一座二百年老宅外，其他都已荡然无存。我的继父无法指望靠这点产业维持自己的生计，所以借到一笔钱，去学医。后来去印度，业务非常发达。可是由于他性格暴躁，盛怒之下，他殴打一名仆人致死。这是一起极严重的丑闻。他被判了长期监禁。后来，返回英国，变成一个性格乖张的人。”

“罗伊洛特医生在印度时遇见我的母亲，娶了她。她原是斯托纳少将的年轻遗孀。我和我的姐姐朱莉娅是孪生姐妹，我母亲再婚的时候，我俩只有两岁。我们的母亲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——每年的收入至少有一千英镑。她立下遗嘱把全部财产交给罗伊洛特医生管理，但有一个附加条件，那就是在我们婚后，每年要拨给我们一定数目的钱。”

“八年前，我们回英国不久，我们的母亲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。此后，罗伊洛特医生带我们一起到斯托克·莫兰他家族的庄园生活。我母亲遗留的钱足够我们在那里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。但是，我们的继父不与镇里的人交朋友，而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，深居简出。每当他外出，总会与遇到的人发生严重的争吵。人们一见到他，无不避而远之！与他接近的只是那帮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，他们就在他作为家产的土地上扎营。他大部分时间都与从印度运来的动物厮混。他让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，使得村里的人更加害怕了。”

“我和姐姐朱莉娅没有朋友。说起来哪个愿意来我们家做客呢？几乎没有仆人敢来我们家干活。所以一切家务活都是我们自己来做。我姐姐死的时候，才三十岁，可是她早已两鬓斑白，和我现在一样满头白发了。”

“你姐姐已经死了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是的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她是两年前死的。我来这里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因为我害怕我也会碰到同样的遭遇！”

“请接着说下去。”福尔摩斯道。

“我和朱莉娅唯一的乐趣就是我们被准许去霍洛拉·韦斯法尔小姐家做客。她是我母亲的姐妹。两年前，朱莉娅在圣诞节到她家去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兵，并和他订了婚约。我继父对这桩婚事，毫无异议。但是，在预定举行婚礼之前两周的时候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夺走了我亲爱的姐姐一命。”

福尔摩斯的身子一直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。听到这里，他半睁开眼，看了斯托纳小姐一眼。“请再说得详细些。”他说。

“我俩就住在那座老宅子的厢房里。其他的房间都关闭了，因为我们不需要。起居室都在宅子的中间部位。卧室全都在一层的厢房里。第一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卧室，第二间是朱莉娅的，第三间是我的——三个房间连成一排。这些房间没有相通的门，而房门都是通向一条共同的过道。三个房间的窗子都朝向草坪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

“非常明白。”福尔摩斯答道。

“发生不幸的那个晚上，罗伊洛特医生早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不过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就寝，因为我姐姐能闻到从他烟斗冒出来浓烈的印度雪茄烟味。雪茄烟味害得我姐姐好不难受。因此，她来到我的房间里逗留了一些时间，和我谈起有关她婚礼的一些打算。到了十一点钟，她起身回自己的房间，但是走到门口时停了下来。

“告诉我，海伦，”她说，“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听到过有人吹口哨没有？”

“从来没有，”我说，“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“前几天深夜，清晨三点钟左右，我就听到过轻轻的口哨声。我被惊醒。我说不出那声音是哪儿来的。”

“我没听到过，”我说，“一定是草场上那些吉卜赛人吹的口哨声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她说，“好啦，反正小事一桩。晚安。”她对我笑笑，接着把我的房门关上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听到她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。”

“钥匙？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你和姐姐是不是通常都锁门的？”

“总是这样！有猎豹和狒狒，要是晚上不锁上门我们总觉得不安全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请接着说。”

“我睡不着。那天晚上，外面刮着呼呼的风，雨点噼噼啪啪打在窗子上。我始终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突然，传来一声女人狂呼惊叫，是我姐姐的声音！我冲到过道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口哨声。稍停，又听到啵啵一声，仿佛是一块金属掉落的声音。我跑到朱莉娅的房门前时，听到我姐姐的门锁转动，房门打了开来。我姐姐出现在房门口，她的脸由于恐惧而变得苍白如纸，整个身体摇摇晃晃。我伸出双手抱住她，可是她跌倒在地，像是正在经受剧痛，身子翻滚扭动。我弯下身子，听到她发出凄厉的叫喊，‘唉，天哪！海伦！是条带子！花斑带子！’她手指向医生的房间，我奔过去，大声喊我的继父救命，半道上正碰上他朝我们这边奔过来。他赶到我姐姐身边时，我姐姐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尽管他尽心抢救，她还是死了。”

“你敢肯定听到那口哨声和金属碰撞声吗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是的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我肯定。”

“你姐姐还穿着日常的衣服吗？”

“没有，她穿着睡衣。她的右手中有一根烧过的火柴棍，左手里有个火柴盒。”

“这说明她点过灯，并向周围看过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这一点很重要。警察来调查过了吗？”

“来过。都彻底调查过了——特别是因为罗伊洛特医生的暴烈性格是出了名的。但是他们找不出任何明晰的死因。朱莉娅的房门是反锁着的，窗子由带有铁杠的百叶窗护着，每天晚上都关得严严的。烟囱也是闭上的。四面墙壁都没有发现漏洞，地板也一样。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，只有我姐姐一个人在房间里。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或别的暴力痕迹。”

“会不会是被人毒死的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几个医生为此做了检查，但查不出来。”

“那么，你认为她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
“完全由于恐惧和精神上的紧张引起的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但是我想不出什么东西吓了她。”

“她提到‘花斑带子’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有时我觉得，那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时说的胡话。有时又觉得，可能指的是一帮人。譬如说指的是那帮吉卜赛人。一些吉卜赛人头上就戴着带点子的头巾。”

福尔摩斯摇摇头，像是这样的回答不能使他满意：“那是两年前的事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？”

“一个月前，一位认识多年的亲密朋友珀西·阿米塔奇向我求婚。我继父没有表示异议，于是我们商定在今年春天结婚。两天前，这所房子西边的厢房开始修缮，从我这一边开始。所以我只好搬到朱莉娅住过的房间去，昨天夜里，我躺在她睡过的床上，回想起她的遭遇。试想，在夜深人静时，我突然听到轻轻的口哨声，我当时被吓成什么样子！我跳了起来，点上

灯，但是什么也没看到。我穿上了衣服，天一亮，悄悄溜了出来，跑到镇上，雇了一辆马车，送我上了火车，下车后又直奔你这儿来了。”

“你这样做很明智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们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。假如我们今天到斯托克·莫兰去，我们是否能在你继父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查看一下这些房间呢？”

“可以，他今天要进城来办事。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他到傍晚才回家。”

“好极了！你可以在下午早些时候等我们。到时候你不会不方便吧？”

“不会！跟你一番谈话后，我的心情轻松多了。我盼望下午能再次见到你们。”她说罢把黑面纱拉下，蒙住面，走了。

### 三

“华生，你听了有什么想法？”我的朋友问。

“看来，这事还挺凶险哩。如果这位女士所说的情况属实，地板和墙壁没受到什么破坏，人从门、窗和烟囱里是钻不进去的，那么，她姐姐死去时，她无疑是一个人在屋里。”我答道。

“那哨声是怎么回事？那女人临死时说话又作何解释呢？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我说不上。”

“答案就在这些细节上。所以我们才得去一趟斯托克·莫兰。我要亲眼看看那个地方。且慢！怎么回事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说话间我们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。一个彪形大汉堵在房门口。他那张脸被长年的阳光晒得皱纹纵横。他那尖细的鼻子和一双凶光毕露、深陷的眼睛，使他看起来活像一只凶残的老鹰。

“哪个是福尔摩斯？”彪形大汉问道。

“我就是，”我的朋友平心静气地答道，“你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斯托克·莫兰的格里姆斯比·罗伊洛特医生。”彪形大汉说。

“果然是你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请坐，罗伊洛特医生，请坐。”

“用不着！我的继女到你这里来过，她对你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今年这个时候天气还这么冷。”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她都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罗伊洛特医生嚷嚷道。

“不过，我听说番红花开得正旺。”福尔摩斯径自接着说，像是没有觉察到这家伙肝火正旺。

“你以为可以把我搪塞过去？”这人大吼起来，“我听说过你，福尔摩斯！你是个无事生非、爱管闲事的家伙。”

福尔摩斯“咯咯”一笑。“你这话挺逗人的，医生。”他说，“你出去的时候请把门关上，因为有一股穿堂风正吹着哩。”

“我把话说完就走！我跟踪斯托纳小姐来到了这里。让我这就跟你把话挑明了：别管我们家的闲事。我可是一个不好惹的人。你瞧这个！”他向前走了几步，抓起钢拨火棍，用他那双大手把它折弯。“离我远点儿！”他说罢，扔下折弯的拨火棍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。

“我的块头没有他大，”福尔摩斯哈哈一笑，说道，“但是假如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，我会让他看看，论手劲，我可以跟他比个高低。”他说着，拿起那根拨火棍，猛一使劲，就把它重新弄直了。

### 四

我们赶上一班下午早一点开往莱瑟黑德的火车。坐在车上，福尔摩斯告诉我说，上午剩下的那段时间里，他找到了罗伊洛特太太的遗嘱。她死时有一千一百一十英镑的钱，但后来只有七百五十英镑了。她两个女儿出嫁时每人可以有权得到二百五十英镑。如果这两个女儿都嫁人，罗伊洛特大夫的收入便大为减少了。



到达斯托克·莫兰后，斯托纳小姐匆匆赶来迎接我们。

“我们已经有幸结识你的继父了。”福尔摩斯说。他把她走后发生的事告诉了她。不幸的斯托纳小姐听了，吓得脸色发白。

“天哪！”她喊了起来，“他回来后会怎么样对付我呢？”

“别担心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们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。现在，我们得动手干起来了，让我来看看那些房间。”

这座古宅是石头砌的，房子中央部分高高耸起，两侧是弧形的厢房，像一对蟹钳向两边延伸。一侧的厢房窗框都已经破碎，钉着木板，房顶也有一半坍塌了。另一侧的厢房要好得多，窗口装着百叶窗，烟囱上冒着烟。一端的脚手架表明，那里正在装修，但是没见到工人的踪影。福尔摩斯在厢房前的草坪上来来去去，仔细地检查着窗子。

“这是你过去的卧室，”他指了指，问，“当中那间是你姐姐的房间，挨着主楼的那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卧室吧？”

“说对了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不过现在我就睡在中间的那间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不过墙的那一头似乎完全没有必要非修不可吧。”

“我也认为没有必要，”她说，“我相信那只不过是找个借口，要我从我的房间里搬出去。”

“哦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三个房间靠过道的那一面有窗子吗？”

“有，不过都非常窄小，人钻不进去。”

“既然你俩晚上都锁上自己的房门，无论如何没人能从那一边进得了你们的房间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现在，请你到中间那一间房间里去，并且拉上百叶窗。”

她照他吩咐的做了。福尔摩斯费尽心机想打开百叶窗，就是打不开。他拿出放大镜，检查了合页。

“全都挺坚实的。”他说，“没有东西钻得进去。进房间看看去。”

斯托纳小姐现在在用做卧房的那个房间——过去是她姐姐的那个房间——看来十分简陋。房间很小，低低的天花板，房里装着一个大壁炉，这样的壁炉在许多乡村的房子里都能见到。房间的一角摆着一只五斗橱，另一角放置着一张窄窄的床，窗子的左侧是一只小桌子。此外，还有两把椅子，加上房子中间铺着的地毯，便是这个房间的全部陈设了。福尔摩斯搬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，默默地把房间上上下下看了个遍。

“铃在什么地方？”他指了指床边的一条粗铃索，铃索挨近床头，索上的流苏实际上就搭在枕头上。

“铃在管家的房里。是几年前装的。”

“是你姐姐要求装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她从未动用过。”

“看来实在没有必要在那儿安装这么扎实的一根铃索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对不起，”他说着，又拿出放大镜，趴下身子，十分仔细地检查地板和墙壁，不放过一寸地方。然后到了铃索前，目不转睛地打量了好一会儿。末了他抓过铃索，使劲一拉。

“这只是个摆设，”他说，“没有接上线——绳子刚好是系在小小的通气孔附近的钩子上。”

“多么荒唐！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。”

“多怪！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这房间里有几处十分奇怪的地方。首先，造房子的人为什么把通气孔开向隔壁房间的墙上，完全可以开在外墙上的？”

“这通气孔也是新近开的。是和铃索同时开的。”斯托纳小姐说。

“这些变动太有趣了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没有铃的铃索，不通风的通气孔。现在到你继父的房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。”

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比他继女的宽敞一些，但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简朴。一张小床，一个木制小书架，满是书，床边是一把扶手椅，靠墙有一把寻常的木椅，一张圆桌和一只大的铁保险柜。福尔摩斯在房间里绕了一圈，全神贯注、兴致勃勃地逐一做了检查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他敲敲保险柜问道。

“只是一些文书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里面的东西我见过一次，那是几年以前的事。”

“里边不会有猫吧？”福尔摩斯问她。

“多么奇怪的想法！”这位女士说，“不会的。我们不养猫。我们家只有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。”

“不是吗，印度猎豹也差不多算是一只大猫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可是，我敢说要满足它的需要，地板上那一小碟牛奶怕不怎么够吧。”他仔细地检查了椅子，特别是椅子的面板。后来有样东西引起他注意——那是挂在床头上的一根小赶狗鞭子。鞭子是卷着的，而且一端盘成一个圈。

“这件事你怎么看，华生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一根普普通通的赶狗鞭子，”我说，“不过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打成结？”

“并不那么普通吧？而且也没有狗。啊，天哪！这真是个罪恶的世界。斯托纳小姐，你得仔细听着，并且不折不扣按我说的办。”

“我一定照办。”她说。

“你继父回来时，你一定要假装头疼，把自己关在你姐姐的那个房间里。我们会待在外面监视。晚上你听到他进去睡觉时，就把百叶窗拉起，窗子别关上，在窗口点上灯，给我们发信号。你把自己锁在自己原来的那间房间里，夜里我和华生就待在你姐姐的房间里，调查那古怪的声响。”

“你已经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了？”她问。

“我想我心中有数了，不过我还需要证据，”福尔摩斯对她说，“你要勇敢些，按我的吩咐去做。会没事的。”

## 五

我和福尔摩斯待在离房子安全的一段距离内，监视着这座房子。“你刚才看到的東西一定比我看到的要多得多，福尔摩斯。”我们在守候的时候，我说。

“没有，你我看到的東西一样的多。不过我只是多推论出一些东西。”

“除了那根铃索，我没有看到其他更怪的东西。”

“你也看到那通气孔了吧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许多房子都有这种玩意儿。再说洞口是那么窄小，连个耗子也难钻过去。意义不大。”

“啊，意义大哩。”我的朋友说，“这全表现在时机的巧合上：打了一个通气孔，悬着一根索子，一位睡在索子附近的小姐的死。难道你就没有注意到那床是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的吗？即使那小姐想移动床，她也无能为力。那床离通气孔和铃索又那么近。”

“这可真是件怪事！”我承认道。

我俩继续监视着。大约到了十一点钟，我们看见灯光亮了起来。

“那是给我们的信号！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们得悄悄行事，华生。严加注意，决不能松懈。事关我俩和那位小姐的生死！”

我们从窗子钻进了房间。福尔摩斯坐在床上，藤鞭放在身边，旁边放了一盒火柴和一个蜡烛台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手边放着手枪。

过去了几个小时。我们既没点灯，也一声不吭——只是坐着，全神贯注，注意每一声响动。村里的钟敲了十二点、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。三点刚过，我们听到那医生的房间里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过了几分钟，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就像开水壶冒出来的轻轻的咝咝喷气声。福尔摩斯跳了起来，点上蜡烛，用他那根藤鞭猛烈地抽打那铃索！

“你看见了没有，华生？”他大声嚷着，“你看见了没有？”

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但是就在福尔摩斯举手挥鞭并大声嚷嚷时，我听到一声低低的口哨



声。我朋友的脸变得死一样苍白，充满恐怖。他停止了抽打，眼睛注视着通气孔。突然传来我有生以来未听到过的最恐怖的尖叫声，撕破了夜的寂静。这叫声越来越响，后来渐渐变小，最后成了回声。

“完了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咱们到医生的房间看看去。”

福尔摩斯点上灯，到了前厅。他敲了两次罗伊洛特卧室的房门，里面没有回音，他转动门把手，我俩走了进去。

闪烁着的烛光下，我们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。保险柜门开着。旁边坐着格里姆斯比·罗伊洛特医生，他身上披着一件长长的睡衣，两脚套着拖鞋，膝盖上横搭着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那条怪异的鞭子。他后仰着头，他的一双眼睛恐怖地、僵直地盯着。他的额头上绕着一条异乎寻常、带有淡褐色斑点的黄带子。

“带子！花斑带子！”福尔摩斯低声说，“花斑带子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那条带子蠕动起来，扭曲着，一看原来是条硕大的毒蛇。

“往后站！”福尔摩斯大声喊道，“这是一条沼泽地蝰蛇！印度最毒的毒蛇。人被咬后几秒钟内就会死去！”说话间，他取过赶狗鞭子，甩过去，用活结套住那条蝰蛇的头，一下扔到铁保险柜里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柜门。这一声听来就像是斯托纳小姐此前描述过的金属落地的声音。“咱们这就把斯托纳小姐安排到安全的地方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然后报警。”

## 六

我们送那丧魂失魄的年轻女子去了她姨妈家。警察调查了案子，得出结论：罗伊洛特医生是在玩危险的宠物时致死的。福尔摩斯另有见解，但什么也没说。在回伦敦的火车上，他对我道出了全部实情。

“我几乎犯了大错，”他说，“这说明：收集充分的材料是何等重要！斯托纳小姐所提到的吉卜赛人、印度猎豹和狒狒几乎让我误入歧途。我早就知道有个通气孔，因为斯托纳小姐提到过她姐姐闻到那医生烟斗冒出的烟味。但是直到见了房间，见到房内的铃索、通气孔和那张被螺钉固定的床，我才明白通气孔真正的作用。这时候我就想到了蛇。蛇可以钻过通气孔，沿着绳索下来。当然，不能保证蛇第一次就会咬到那小姐。所以医生就训练蛇一听到口哨声就回来，然后赏它一碟牛奶。他试了好几次，终于咬了她。他也图谋日后加害海伦小姐。法医没有注意到朱莉娅小姐身上细小的咬痕——那是很容易被忽略的。

“我检查了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后发现更多的线索。对他的椅子的检查表明，椅子紧靠通气孔，我便了解到他常站在椅子上。发现那条赶狗鞭和那一碟牛奶更使我确信有蛇。斯托纳小姐听到了金属啾啾声，我意识到，那是他继父把那条危险的宠物关进保险柜时发出的。今晚，我听到这畜生发出的咝咝声，我相信你一定也听到了，我知道，蛇来了。我马上点上蜡烛，并抽打它。打得蛇立刻沿着绳索爬回去。”

“是通过通气孔回去的。”我说。

“不错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无疑，我这一阵鞭打过去把毒蛇激怒了，返回去扑向它的主人。这样，我无疑得对格里姆斯比·罗伊洛特医生的死间接地负责——不过，我是不大会为此而受良心谴责的。斯托纳小姐已安全无事，最终有机会追求自己的幸福了！”

## 梦<sup>①</sup>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埃居尔·波瓦洛沉着地冲那所房子打量了一眼。接着他的目光移向它周围的景物——几家店铺，对面的工厂大楼，一幢幢廉价的公寓楼房。

然后他又回头看了一下“北路府邸”，这是一栋宽敞而安逸的老宅子，当年四周都有绿油油的田野环绕着，气派优雅而傲慢。现在它只是一所不合潮流的遗物，淹没在繁华时髦的伦敦市内，且已被人遗忘了。

没有几个人能说出这所府邸属于谁，尽管房主的名字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之一。但是金钱既能使名声显赫，也能使名声隐没起来。性情古怪的百万富翁班尼迪克特·法利决定不把自己所挑选的居住地公诸于众。他本人很少露面，偶尔出席一下董事会议，他那消瘦的身材，鹰钩鼻子和刺耳的尖嗓音轻而易举地镇住了到会的其他董事们。除此之外，他只是一位有名的传奇式人物。

人们谈论他那种古怪的吝啬啦，他那种难以置信的慷慨啦，他那件出名的布头拼的、足足穿了28年的晨衣啦，他那份从不更换的白菜汤和黑鱼子酱的食谱啦，他对猫的憎恨啦，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，无人不晓的。

这些事埃居尔·波瓦洛也都听说过。他对自己要拜访的那个人就知道这些，自己外衣口袋里装着的那封信也没告诉他更多的情况。

他一边按门铃，一边看一眼手腕上戴的式样好看的新手表，这终于取代了他过去多年使用的那块大挂表。嗯，正好9点半。

等了适当的一段时间，大门打开了。一个十分典型的听差站在门口，身后是亮着灯光的大厅。

“班尼迪克特·法利先生在家吗？”埃居尔·波瓦洛问道。

那个仆人用既不触犯人而又有效的目光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。

Engrosetend é tail<sup>②</sup>，埃居尔·波瓦洛心里赞赏地想道。

“您预先约好了吗，先生？”那人用和蔼的声调问道。

“约好了。”

“您贵姓，先生？”

“埃居尔·波瓦洛。”

听差鞠了一躬，退后几步。但是那双灵巧的手接过来客的帽子和手杖之前，还有一道手续要执行。

①本篇标题原文为《Dream》，发表于1936年。

②法语：既概括又仔细。





“请原谅，先生，我得向您要一封信。”

波瓦洛从口袋里谨慎地掏出那封折着的信，把它交给听差。后者只把信扫了一眼，又鞠一躬，把信退还。那封信的内容十分简单。

北路府邸，星期三，八点

致埃居尔·波瓦洛先生

敬爱的先生：班尼迪克特·法利先生有事向您请教。如您有空，他希望您明晚星期四九点半钟能到上述地址来一趟。秘书 雨果·康沃赛谨启

附：来时务请携带此信。

“请跟我先到楼上康沃赛先生房中去一下。”听差说罢，就在前面领路，踏上宽阔的楼梯。波瓦洛跟在他身后，一面观赏着那些花里胡哨的艺术品。他对艺术的鉴赏总带有一种资产阶级趣味。

来到楼上，听差在一扇门上敲了一下。

埃居尔·波瓦洛稍微扬了扬眉毛。这是第一个不和谐的杂音，因为上等听差进屋时从不敲门。然而，毫无疑问，这还是个一流的听差。

里面有个声音喊了句什么，听差就把门推开。他通报一声——波瓦洛又感到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做法：“老爷，您等待的那位先生到了。”

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，布置得像工作室一样简单。几个档案柜，一些参考书，几把安乐椅和一张很大的写字台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满附有标签的公文。房内只有一把安乐椅，旁边的小桌子上亮着一盏绿灯罩的台灯。这盏灯摆的位置正好整个照着从门口走进来的人。埃居尔·波瓦洛眨了眨眼，意识到那个灯泡至少有150瓦。扶手椅上坐着一个穿着一件布头拼的晨袍的消瘦的人——班尼迪克特·法利。他的脑袋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向前探着，鹰钩鼻子像马鼻子那样凸出来。他的脑门上耸起一绺像鸚鵡冠毛那样的白发。两只眼睛一面怀疑地盯视着来客，一面在眼镜的厚镜片后面闪闪发光。

“呃，”他终于开了口，嗓音尖细刺耳，“你就是埃居尔·波瓦洛吗，呃？”

“为您效劳。”波瓦洛一只手扶着椅背，鞠了一躬，毕恭毕敬地答道。

“坐下——坐下。”老头儿暴躁地说道。

埃居尔·波瓦洛正坐在那盏灯的强烈照射下。老头儿从灯光后面，好像在仔细研究他。

“我怎么知道你就是埃居尔·波瓦洛呢？”他不耐烦地问道。“你给我说说看，呃？”

波瓦洛再一次从外衣口袋里掏出那封信，交给法利。

“好的。”百万富翁勉强同意道，“就是它。这就是我叫康沃赛写的。”他把信折好，扔了回去，“那么，你就是这个家伙了，对不对？”

波瓦洛扬了一下手，说道，“我向您保证不是假的。”

班尼迪克特·法利忽然格格笑了起来：“变戏法的人从礼帽里掏出金鱼之前，就是这么说的。能说会道是变戏法的一部分，你知道。”

波瓦洛没吭声。

法利说道：“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喜好怀疑的老头儿吧？我就是。对谁也不要相信！这就是我的座右铭。你有了钱就难保也不能相信。对，绝不能相信任何人。”

“您打算，”波瓦洛轻声提醒道，“跟我商量什么事吗？”

老头儿点点头：“对。永远买最好的货色。那就是我的座右铭。去找专家就别考虑价钱。你一定注意到了，波瓦洛先生，我还没问你多少费用。以后再开账来吧。我不会对它发脾气的。牧场上那些笨蛋以为卖给我鸡蛋时可以跟我要两先令九便士，而市场上价钱才只有两先令七便士。骗子多极了！我不能让人骗。但是拔尖儿的人不一样，他值这个价。我本人也在顶尖上，我明白。”